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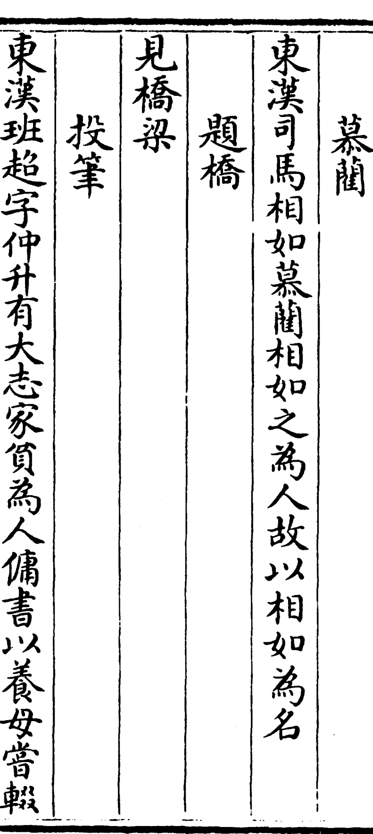
人品

志士

贊皇公臣子論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

希顔

揚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顔之人亦顔之徒也



慕藺

東漢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以相如為名

題橋

見橋梁

投筆

東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為人傭書以養母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能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明章兩朝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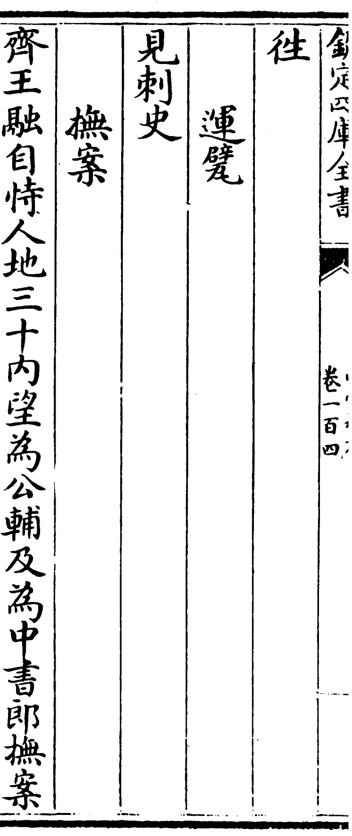
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擲板

東漢逆萌字子慶給事縣中為亭長時尉過萌迎候拜謁既而擲板嘆曰大丈夫安能為役遂之長安受學焉

破琴

晉中興書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晞怒又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操琴而



往

運甓

見刺史

撫案

齊王駘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及為中書郎撫案嘆息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啾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丈夫按鄧禹佐光武中興封梁侯時年二十四令駘自嘆年將三十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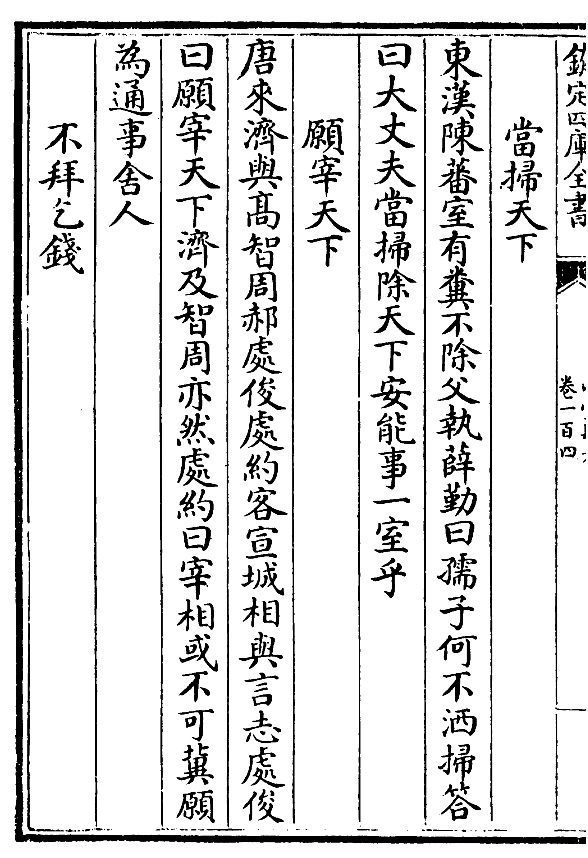
如鄧禹故云

不窺軒冕

魏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不事筆硯

隋宇文慶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事耶



當掃天下

東漢陳蕃室有糞不除父執薛勤曰孺子何不洒掃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願宰天下

唐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處約客宣城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兾願為通事舍人

不拜乞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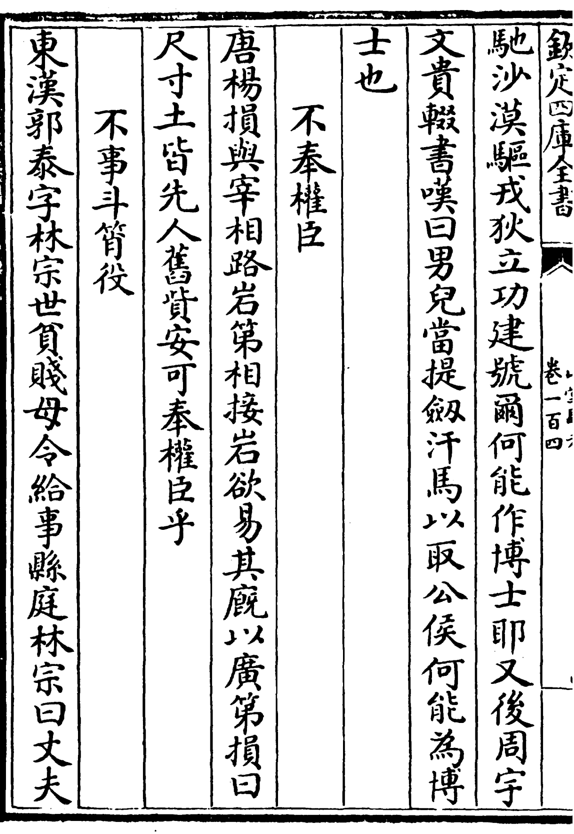
東觀漢記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不受致禮

東漢朱暉家世衣冠性矜嚴外戚陰就往候之不見致禮亦不受就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不作博士

魏志任城王彰謂左右曰大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



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又後周宇文貴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不奉權臣

唐楊損與宰相路岩第相接岩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曰尺寸土皆先人舊貲安可奉權臣乎

不事斗筲役

東漢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丈夫

安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宗彦學

不作章句儒

唐李靖常曰大丈夫遭遇要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

橫行天下

北齊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唇豹頸姿體雄異父為求嚴師令加棰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子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

老博士耶其父以其昴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長驅中原

五代韓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征淮南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又南唐遺事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晟曰釣大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馬用割雞之

刀又云腰有劒而袖有槌口有舌而手有筆

趙來誦詩

隋趙來誦詩至擊鼓其鎧踴躍用兵捨書嘆曰大丈夫安能區區事筆硯乎後爲名將

維翰作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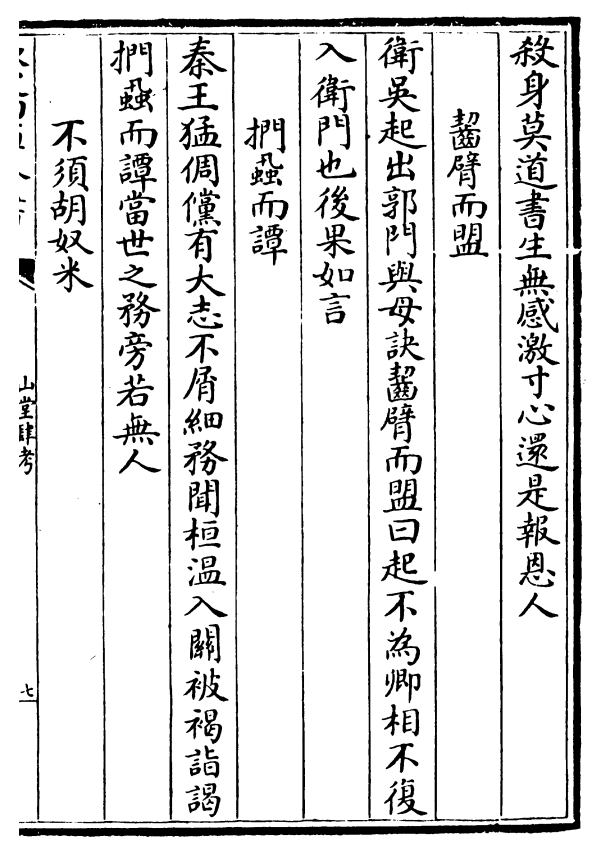
五代晉桑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有勸其改業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不從嫁殤

邴原字根矩嘗為曹操掾操幼子蒼舒卒傷惜之甚因原有女早亡操欲求為蒼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與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其能守訓典也若聽公命是凡庸耳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不肯改姓

唐憲宗時京兆尹李鑾欲以女妻戎昱令其改姓戎作詩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君家亦訝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


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

齧臂而盟

衛吳起出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言

捫蝨而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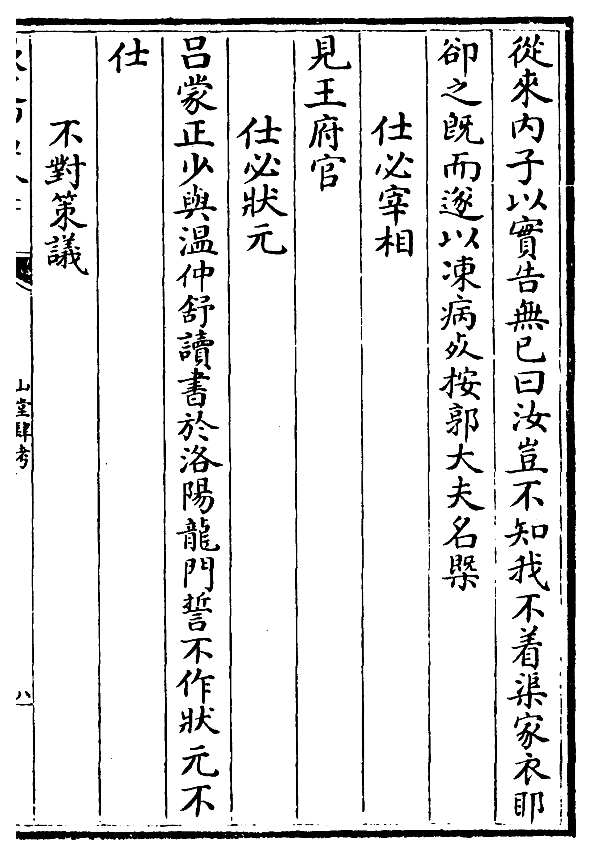
秦王猛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聞桓温入關被褐詣謁捫蝨而譚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不須胡奴米

晉世說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以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云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注云胡奴範小字侃第十子

不著趙家衣

宋陳師道字無已號后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當侍祀郊丘時隆冬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從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



從來內子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
卻之既而遂以涑病死按郭大夫名槩

仕必宰相

見王府官

仕必狀元

呂蒙正少與溫仲舒讀書於洛陽龍門誓不作狀元不
仕

不對策議

宋尹焞字彦明河南人紹聖初嘗應舉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遂不對而出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至欽宗時賜號和靖先生

不蕲推挽

宋李倕字舜工明道中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倕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蕲推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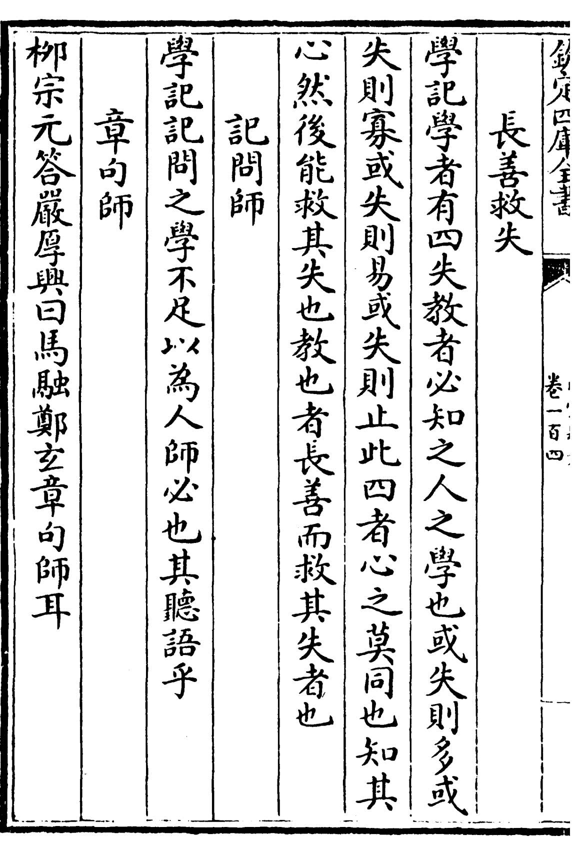
乎

業師

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博古知今

家語孔子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



長善救失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記問師

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

章句師

柳宗元答嚴厚輿曰馬融鄭玄章句師耳

叩鐘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鳴鼓

東漢董春字紀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遷師立精舍遠方門徒來學者常數百人諸生升講堂鳴鼓三通堂下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蘇張從學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授捭闔之術十二章轉丸祛篋二章二子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先生曰吾為子陳言至道於是二子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顔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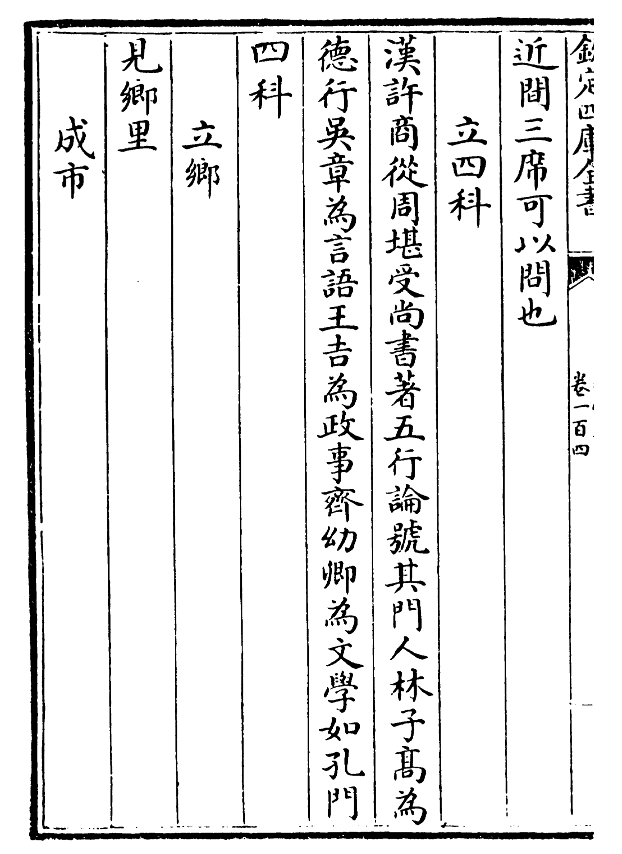
房杜受書

隋王通字仲淹謚文中講道河汾著六經北面受學者

皆當時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玄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文中子之子福畤雜録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即竇賈等

閒三席

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云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函容也言左右席閒容一丈之地也鄭玄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



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立四科

漢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齊幼卿為文學如孔門四科

立鄉

見鄉里

成市

華嶽記華嶽西北谷有槐市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四術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凌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三餘

見冬

表儀

韓詩外傳智如泉源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喏者人隷也故上主以師為佐危巳之主以隷為佐

模範

揚子云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八歲為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為舜師史記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十五為師

賈瓊曰夫子十五歲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亦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夫子指文中子也

大作講舍

漢何休任城樊人質朴吶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

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講儒化大行

廣招學徒

晉虞溥字允源篤志墳典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謂學之染人甚於丹青

飛鱣

東漢楊震嘗客於湖有鸛雀銜三鱣魚飛入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庖蛙

黄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晩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香醪以應之常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前輩有詩曰來朝為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鱔魚

下帷

史記漢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見其面三年不覿於舍園

施帳

東漢馬融字文長扶風人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進粥致訶

東漢郛林宗嘗止於陳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行求近其房供給灑掃林宗體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盃擲地德公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

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一説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埽泰曰當精義講習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照與德公不知是一人否又後漢左原為郡學生犯法為諸生見斥郭林宗遇之於路乃設酒殽以慰之人譏林宗不絶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絶之已甚亂也原後結客欲報諸生值林宗在學愧負前賢遂罷去

擔飯送役

晉王裒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裒書囑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别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

吐授文石

西京雜記五鹿充宗授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

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爲通儒後成子病吐
出文石以授充宗又爲名學

令筭渾天

世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唯令弟子傳授
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
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
吾道東矣

勸罰有科

魏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嚴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魏之儒風始振

指授有法

唐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皆數千里從宗元遊凡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文公師說

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輙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

抗顔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南來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信前所説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

表微師譜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山斗

宋景文賛唐興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棟梁

宋胡瑗字翼之海陵人號安定先生其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

嚴而信為道久而尊時方尚詞賦而胡學獨置經義治

事齋以敦實學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其弟子散在四

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言談舉止無不相類不

問可知為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

公也王安石詩先收先生作梁棟次第收拾桷與榱

教諭欵容

宋唐子西十五歲上任德翁序曰薛郡任公之教授通

義也有少年書生曰唐庚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

碌碌落落無可稱道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識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矜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久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諂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劒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鍔應幾起騰奮躍高飛遠舉於

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公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因書以為序

學問淵源

宋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先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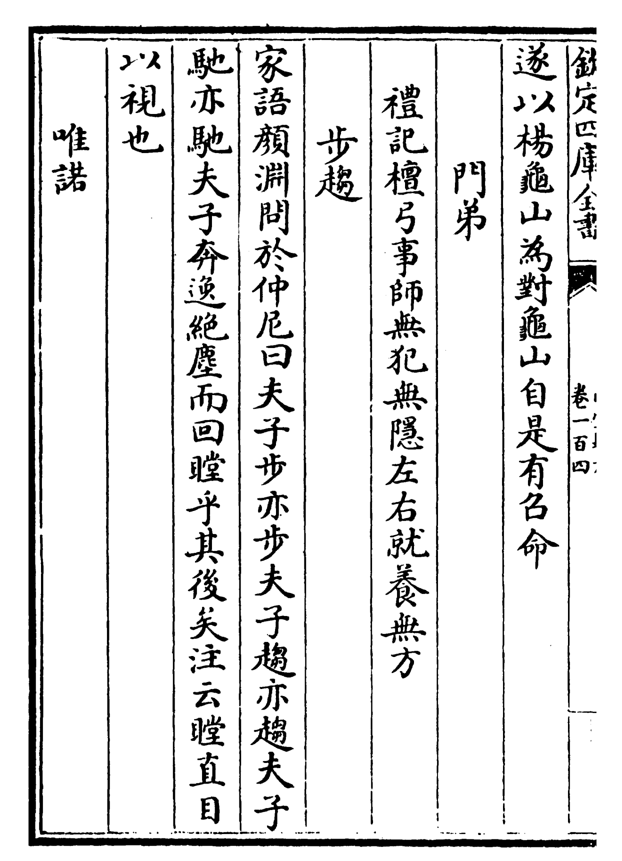
宋胡瑗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宕所賫千金染病甚瘠客於逆旅若將斃者其父

偶至京師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先生曰是宜先儆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授之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黄帝素問也讀未竟痛悔自責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二三年遂登上第而歸

先學走

朱子語録宋蔡京晚歳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京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曰福

州有張贇字柔直者抱負甚奇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巳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馬柔直曰今日救時巳是遲了只是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



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名命

門弟

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

步趨

家語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注云瞠直目以視也

唯諾

曲禮摳衣趨隅必愼唯諾此弟子侍先生之禮也按摳提也欲便于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築宮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除舍

見主簿

匿名聽講

世説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户壁間既知其不能踰已稍共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未及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髠頭詑宄

鄭弘字巨君楚王英反引弘師焦貺貺被收道病亡歿

妻子禁獄諸生懼連及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鎖
為訟昵寃顯宗赦昵家屬弘躬送昵喪及妻子還鄉里

祛衣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
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
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于是孟
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業

負笈

東漢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覧墳典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按笈書箱也

作字

漢揚雄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世用心于内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絶倫鉅鹿侯芭師事之劉棻嘗從雄作奇字劉歆

觀之曰空自苦耳

乞言

王隱晉書魏高貴鄉公之入也將從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設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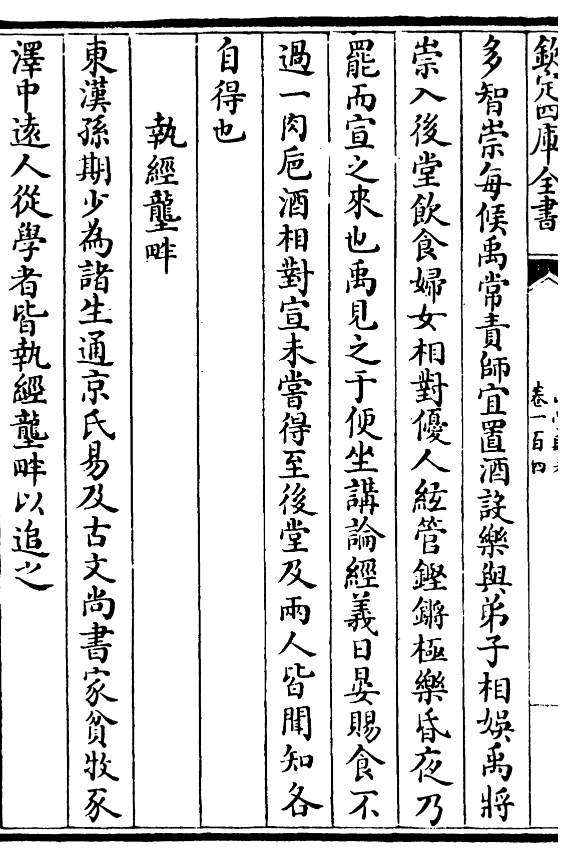
聽樂後堂

漢書安昌侯張禹字子文河南軹縣人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

多智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娱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于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執經壟畔

東漢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及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嘲眠

東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常晝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應聲答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為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問病

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宫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床下又後

秦姚氾為太子時受經于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氾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病拜於床下

三年不學

說苑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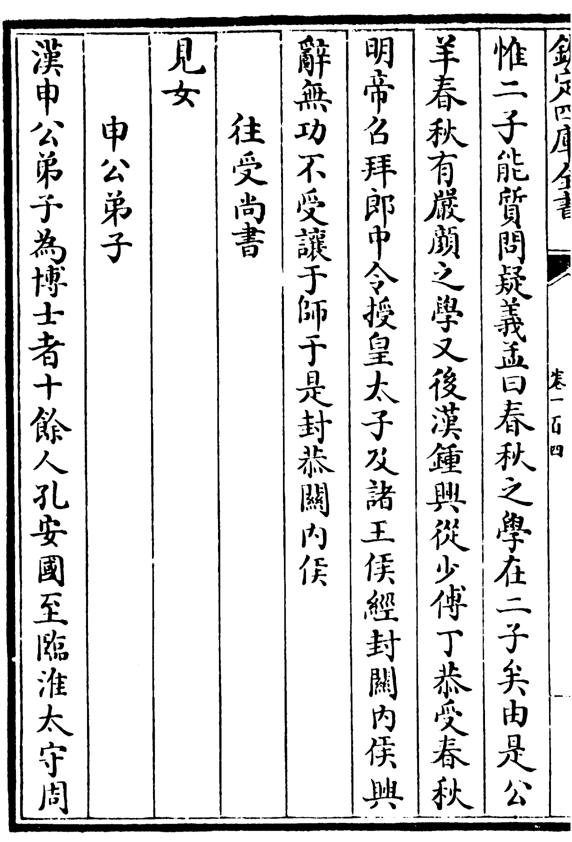
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
能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數日辭歸

唐史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生所
說紙上語耳若與境猶有所未見者

從受春秋

漢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睢孟孟弟子百餘人



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顔之學又後漢鍾興從少傅丁恭受春秋明帝召拜郎中令授皇太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無功不受讓于師于是封恭關內侯

往受尚書

見女

申公弟子

漢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

爲夏寛爲内史魯陽至東海太守繆生爲内史徐偃爲
中尉
韓公弟子
盧全傳曰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
貫械救師
東漢桓帝時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
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
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太后詔赦之冀畏其終

為已害更奏前事固竟死獄中又使人脅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於獄注貫穿也械桎梏也

貫箭救師

魏楊收從范叔受易叔後為出妻所告繫獄收以箭貫耳抱叔子伏道側訟叔冤帝感曰乞賜楊生師也

躡屐遠從

魏邴原字根矩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

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按家語云孔子西家有愚夫不能識孔子是聖人曰彼東家丘吾知之矣崧言原舍鄭君而來亦如愚夫不知孔子也又原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

易感其師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有志徒相教不求資也原遂從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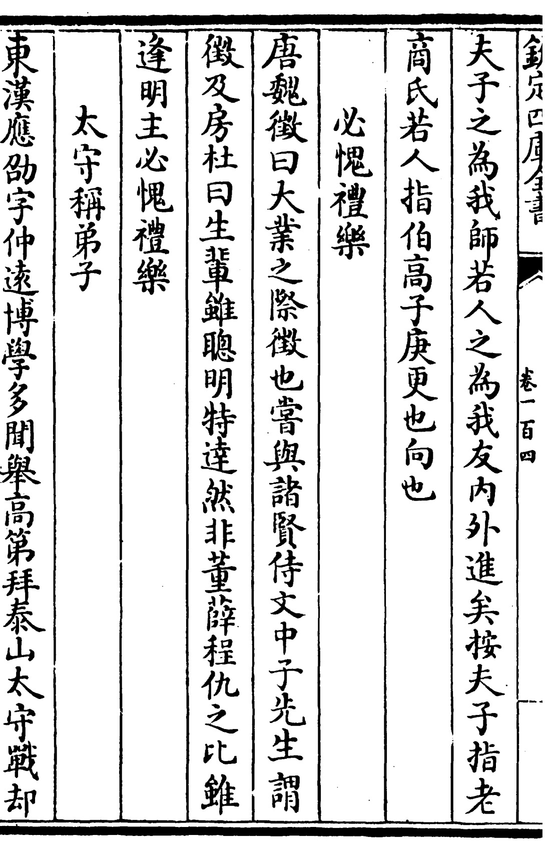
上疏特薦

唐李德裕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家舊事輒敢薦聞

不知是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

閒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曰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



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按夫子指老
商氏若人指伯高子庚更也向也

必愧禮樂

唐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先生謂
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
逢明主必愧禮樂

太守稱弟子

東漢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聞舉高第拜泰山太守戰却

黃巾三十萬衆郡內以安嘗自賛于鄭玄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帝王稱弟子

唐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復肖為客以經授泰王後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肖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

獻粟來學

漢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裹糧受業

宋紀詔徵士周勣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者百餘人

師事孔璠

北史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後璠復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注云青成藍

比謚從瑶學藍謝青比瑶復從謚學又按荀子勸學篇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氷水爲之而寒于水

辱知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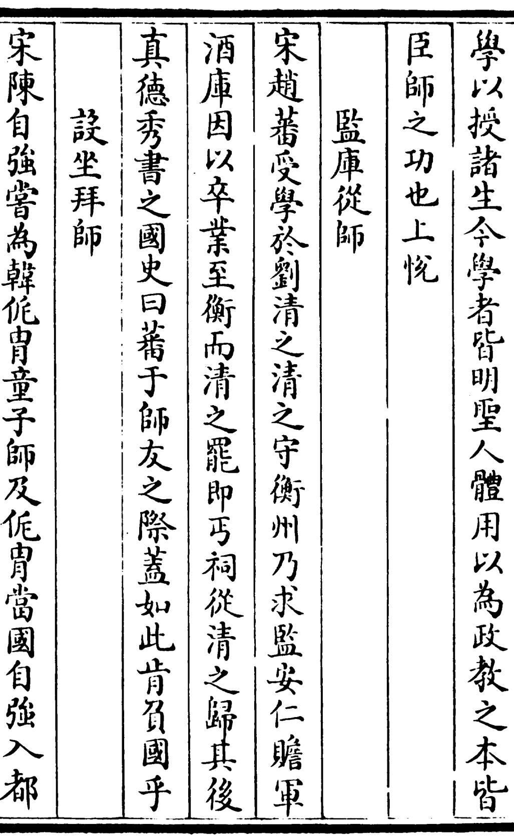
韓昌黎先生沒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遺失

少從劉歆

東漢孫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少從胡瑗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盡為高第凡紀綱于學者彝之力為多後彝名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于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對曰時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而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國家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深病其失遂明體用之



學以授諸生令學者皆明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

監庫從師

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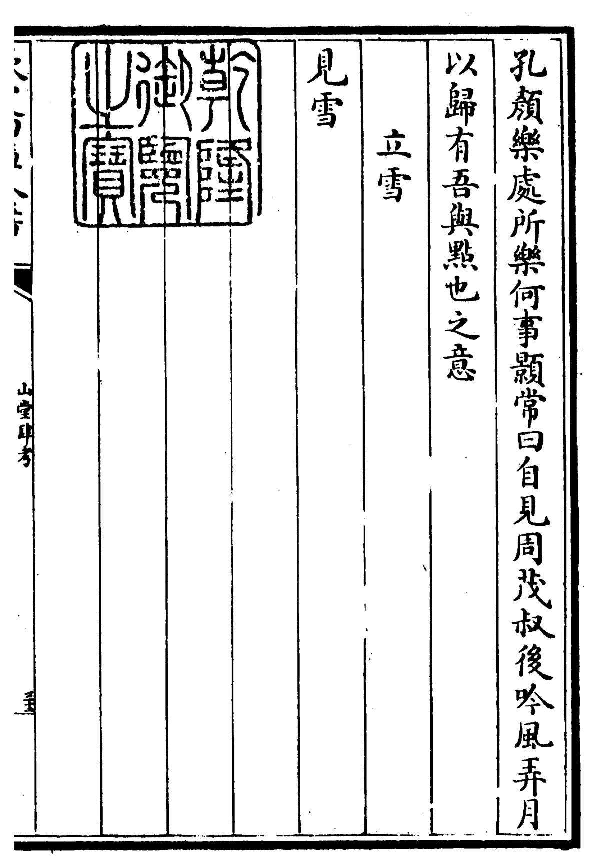
設坐拜師

宋陳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

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伲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伲胄名自強比至從官畢集伲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名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伲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客唯唯明日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錄

吟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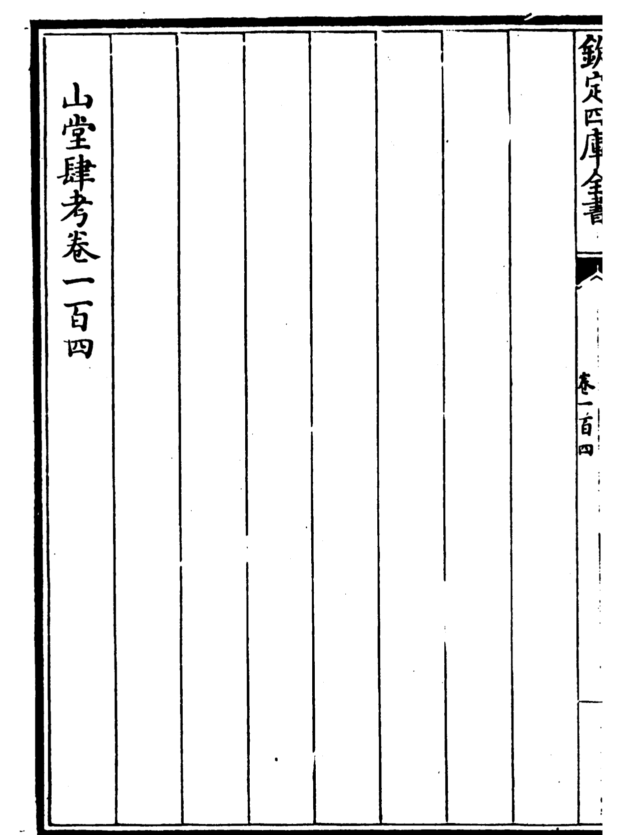
宋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與敦頤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茂叔每令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常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立雪

見雪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邠飇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朋友附面交

禮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魏文帝集論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白虎通朋友之道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文中子曰君子先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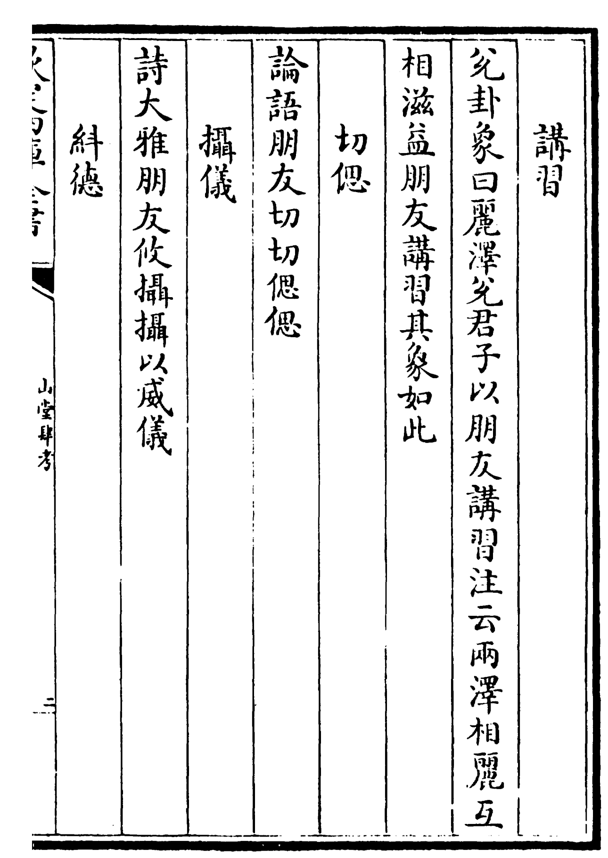
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又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斷金

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盍簪

豫卦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注云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簪聚也又速也


講習

兊卦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注云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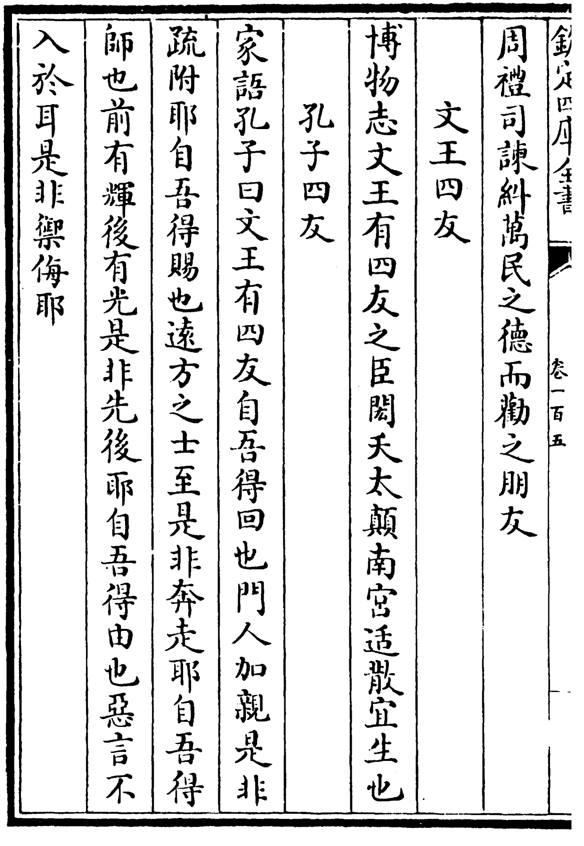
切偲

論語朋友切切偲偲

攝儀

詩大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糾德



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文王四友

博物志文王有四友之臣閎夭太顛南宮适散宜生也

孔子四友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傾蓋而語

子華子程本反自郯遭孔子于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顧謂子路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虞喜志林傾蓋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敧之義也

接塵而遊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蓋閒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與文王未嘗同席而坐

一朝讓以天下半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又應璩與曹公書曰昔漢光武與黃子高有接塵之好接塵謂連跡也

益親

家語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馬也而道加行注曰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于衆而交益親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于魯君給以車馬故得以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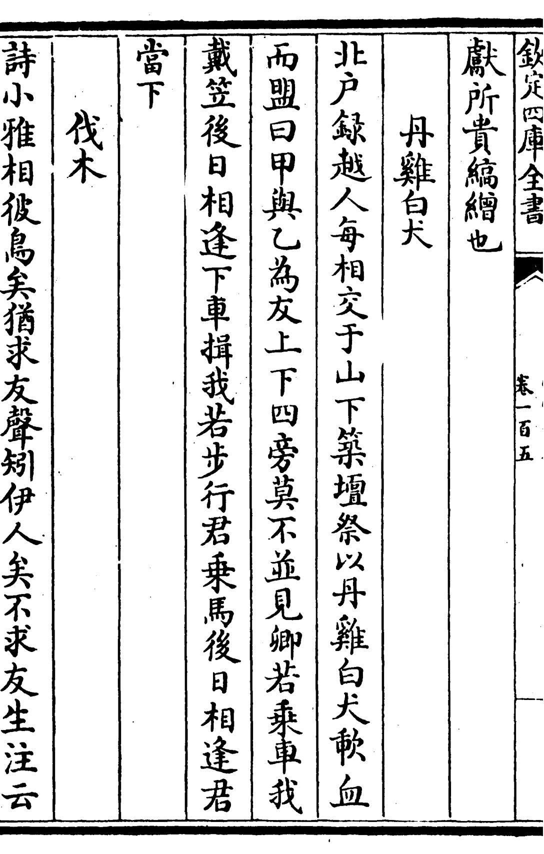
來習也

莫逆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

縞帶紵衣

左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按注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



獻所貴縞繒也

丹雞白犬

北户録越人每相交于山下築壇祭以丹雞白犬歃血而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伐木

詩小雅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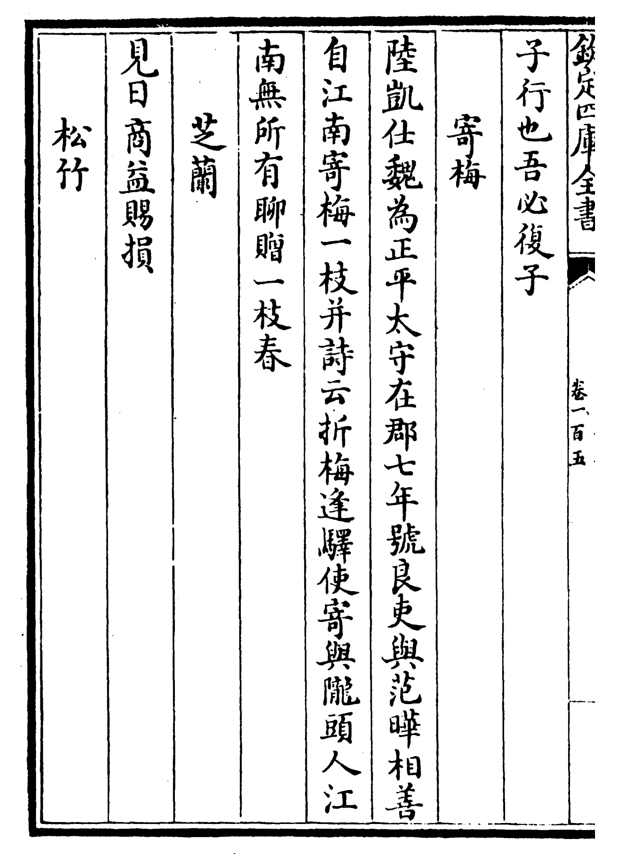
此燕朋友之樂歌也

採葵

古詩採葵莫傷根交友莫羞貧

班荆

左襄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



子行也吾必復子

寄梅

陸凱仕魏為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良吏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芝蘭

見日商益賜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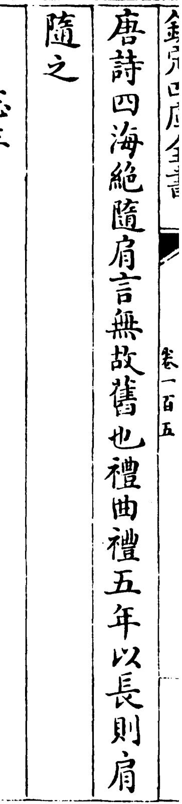
松竹

周祇執友箴謙謙文侯友賢好學英英昭禮敦詩致樂推誠歳寒功標松竹孟郊詩近世交道喪青松落顔色

投分

晉潘岳金谷集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孫秀恨石崇不與緑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俱收送東市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乃成其讖按投分言交友當投分義也石友言友如石之堅貞也

隨肩



唐詩四海絶隨肩言無故舊也禮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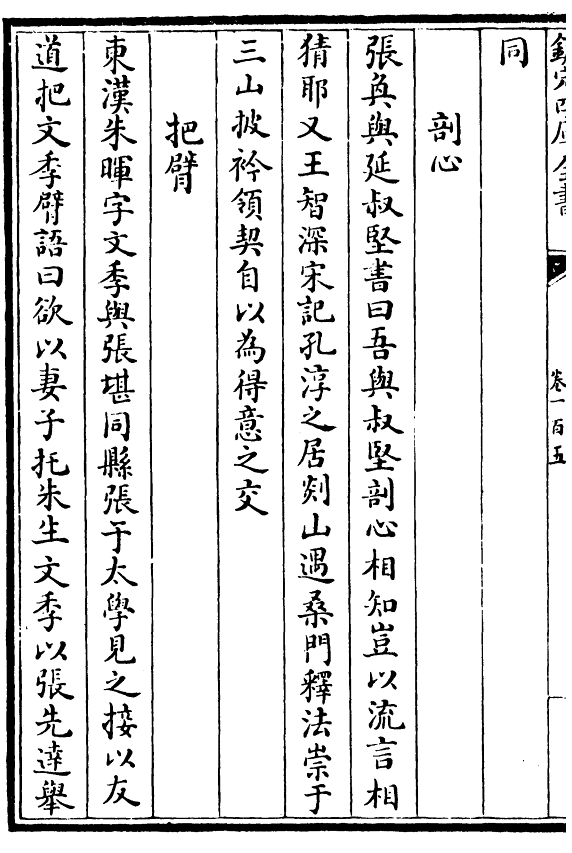
漢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及天下有名之士晉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唐張鎰有重名陸贄年十八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孟郊性介少合韓愈一見為忘年友

總角

吳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又晉中興書曰庾翼與桓玄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

刎頸

漢書張耳陳餘俱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之交朱買臣與同邑嚴助垂髫相善結為刎頸之交廉頗謝罪藺相如卒為刎頸之交廉范與慶鴻亦



同

剖心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又王智深宋記孔淳之居剡山遇桑門釋法崇于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把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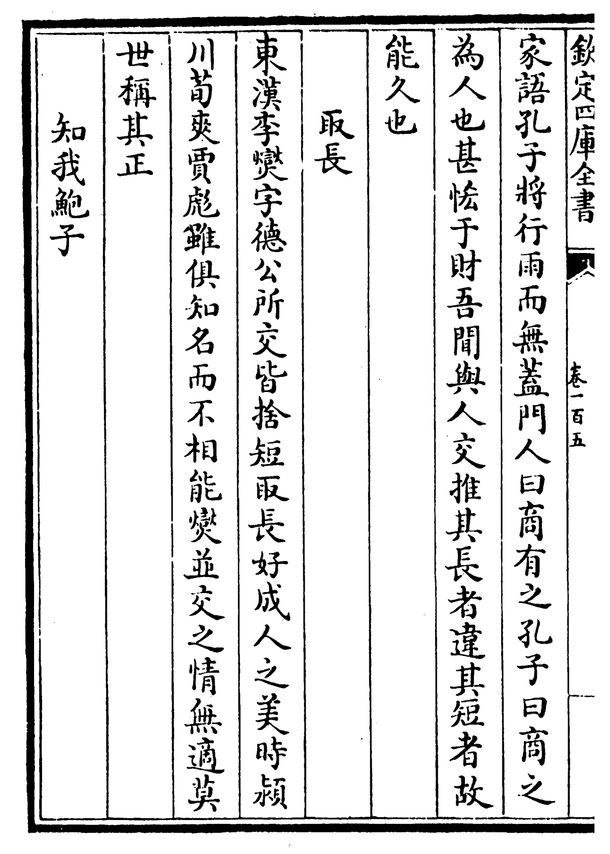
東漢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見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

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頔恠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季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已信于心也

忘形

唐昭州刺史敬超先有善政超先與杜甫友善甫寄高適詩序今海内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

違短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恡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取長

東漢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之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知我鮑子

齊管夷吾與鮑叔牙相友夷吾嘗嘆曰吾少困窮時嘗為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惡我季孫

左襄三十三年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按孟孫孟莊子也臧孫臧孫紇武仲也

夢中往尋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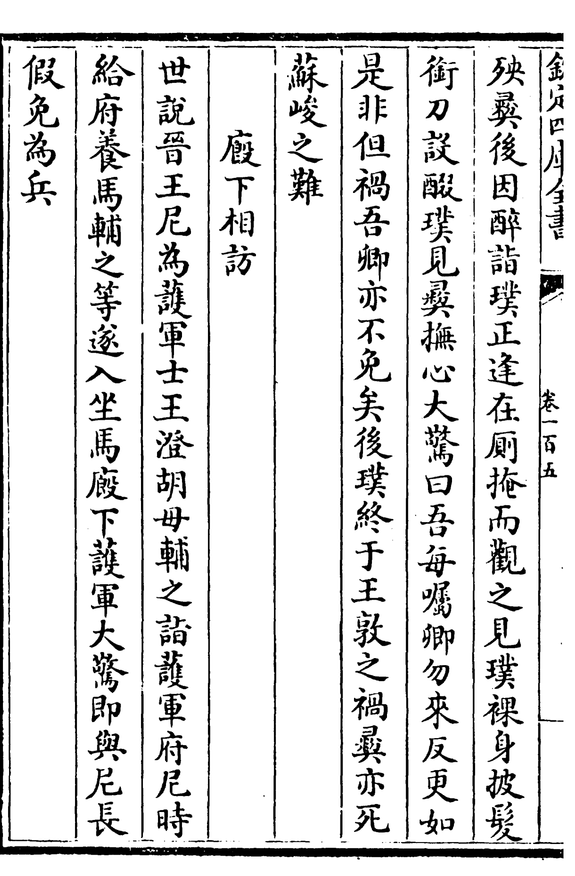
敏便于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竹下從游

漢蔣詡字元卿王莽居攝以病免歸舍前竹下開三徑惟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厠上相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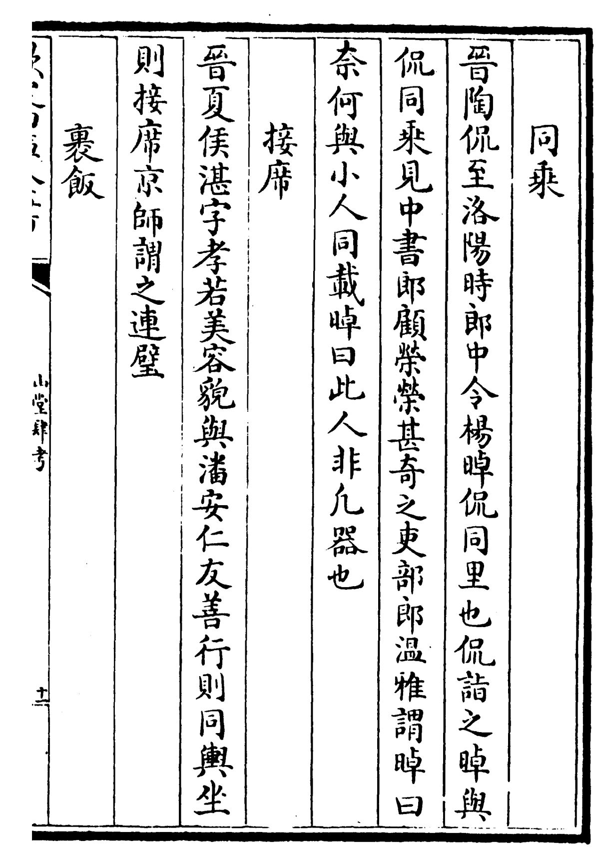
晉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厠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



殃彛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醊璞見彛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後璞終于王敦之禍彛亦死蘇峻之難

廄下相訪

世說晉王尼為護軍士王澄胡毋輔之詣護軍府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坐馬廄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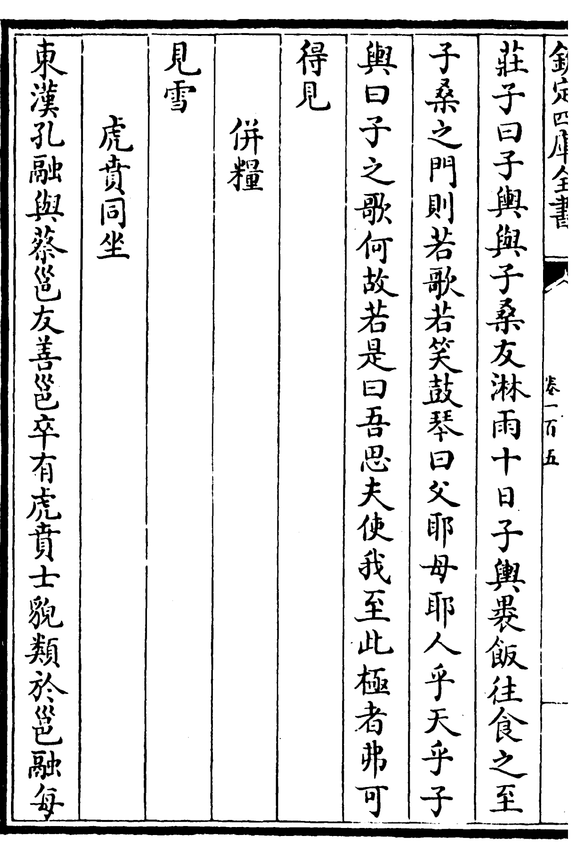
同乘

晉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同里也侃詣之晫與侃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同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接席

晉夏侯湛字孝若美容貌與潘安仁友善行則同輿坐則接席京師謂之連壁

裹飯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

併糧

見雪

虎賁同坐

東漢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

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兵子共語

蜀漢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當友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一龍

魏華歆與邴原管寧為友號三友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四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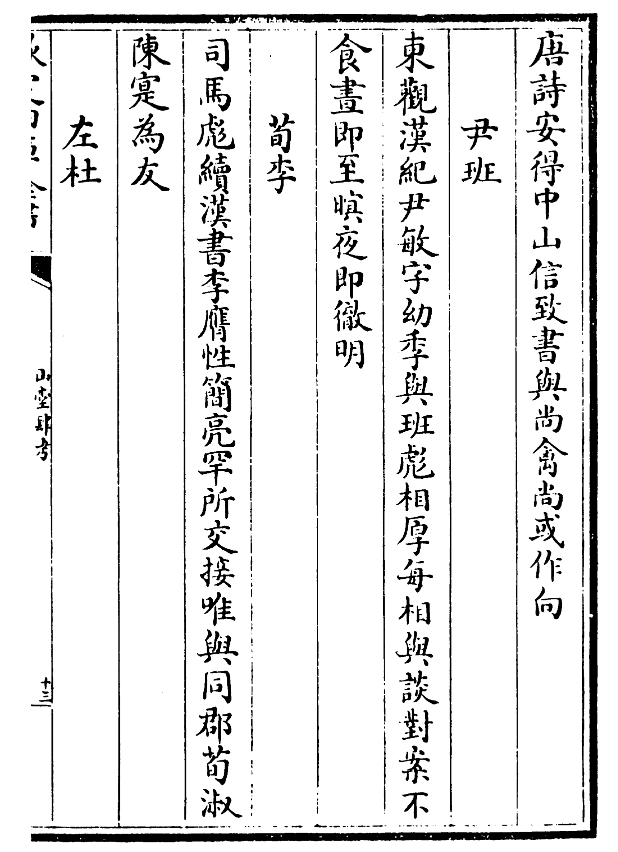
唐德宗貞元中以崔造等同平章事造安平人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人謂之四夔又撫言盧東美何長師李華韓衢為友淮泗間號曰四夔

王貢

漢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按育字次君博字子元

尚禽

東漢逸民傳尚長字子平北海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



唐詩安得中山信致書與尚禽尚或作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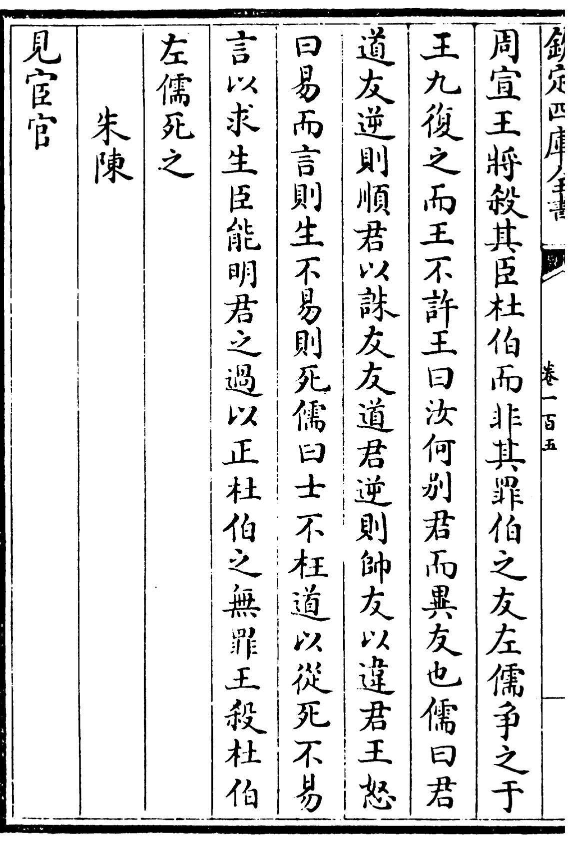
尹班

東觀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對寀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明

荀李

司馬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罕所交接唯與同郡荀淑陳寔為友

左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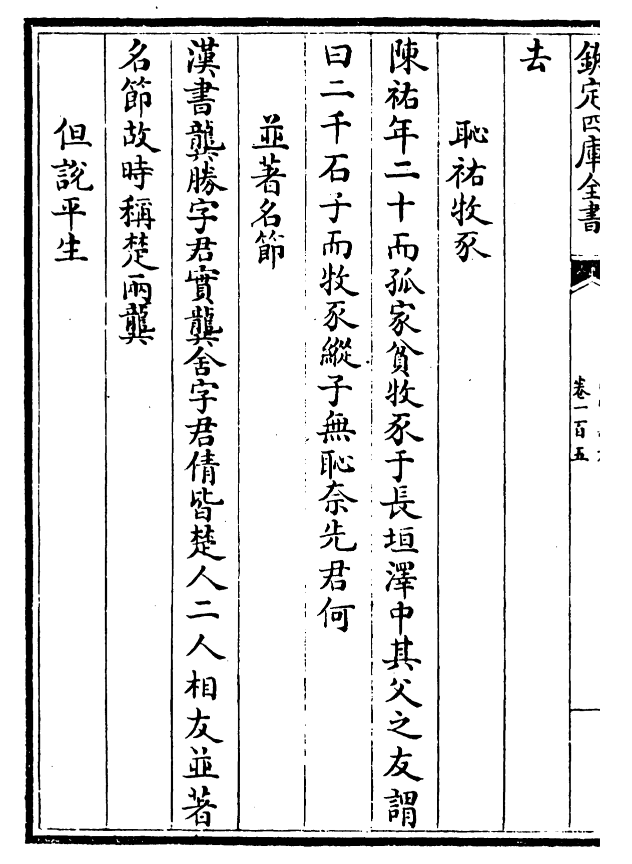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何别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道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朱陳

見官官

為式導騶

東漢范式字巨卿為荆州刺史友人孔嵩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卒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騶迎巨卿巨卿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懐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巨卿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



去

恥祐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中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並著名節

漢書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時稱楚兩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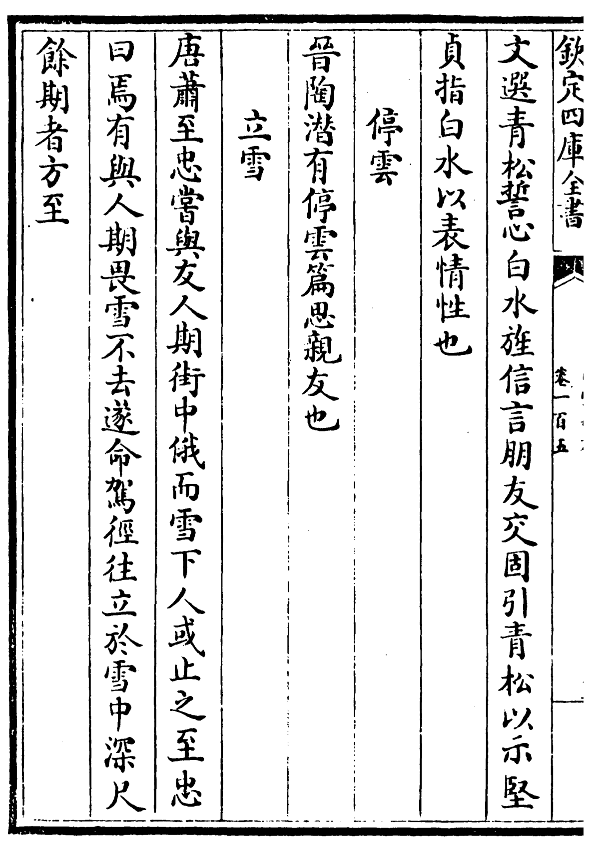
但説平生

蜀漢關公與徐晃相友及爲將相拒遥共語但説平生不及軍事須臾出令曰得關公賜金千斤公曰是何言語晃曰是國事也

仰德誦詩

詩話馮道明謁雍陶時陶爲簡州牧呵曰與公素昧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吟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歡狎如平生友

誓心進信



文選青松誓心白水旌信言朋友交固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性也

停雲

晉陶潛有停雲篇思親友也

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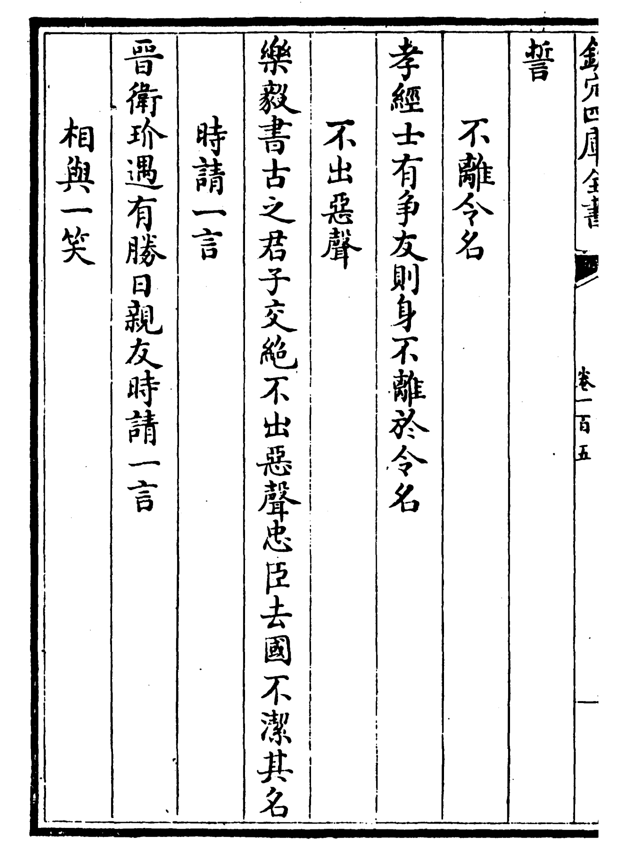
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

不避風雨

漢書朱博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摶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又唐陸羽與人相期雨雪不避

不負言誓

東漢書王嬰字仲豪與范巨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



誓

不離令名

孝經士有争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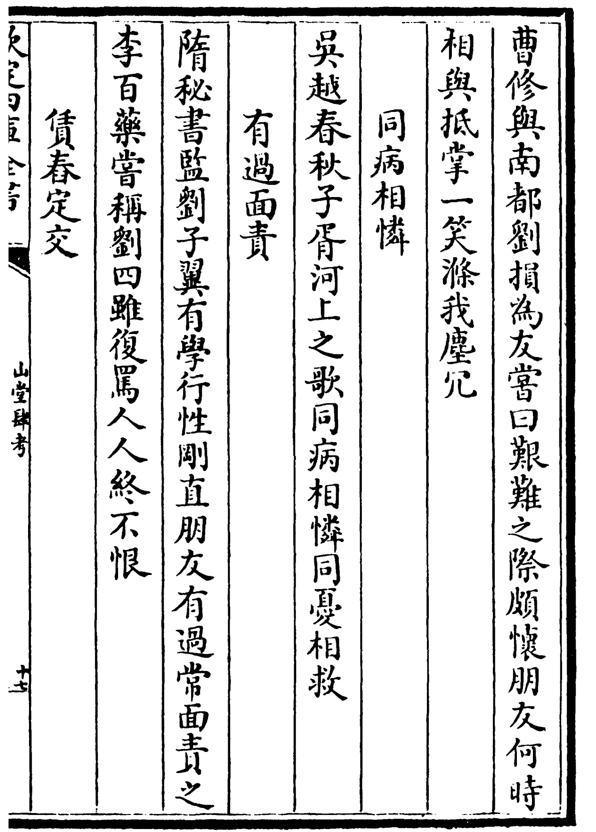
不出惡聲

樂毅書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時請一言

晉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相與一笑



曹修與南都劉損為友嘗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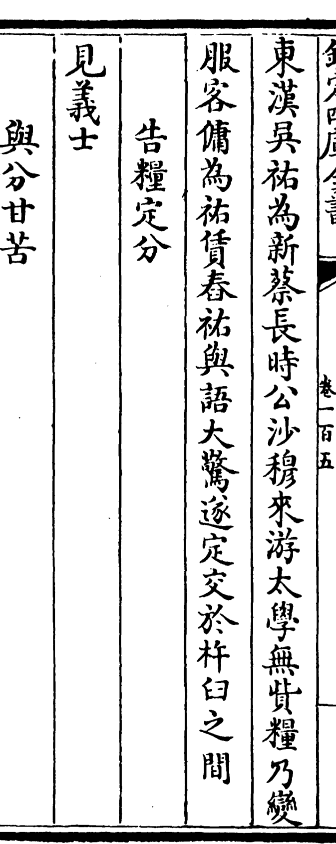
同病相憐

吳越春秋子胥河上之歌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有過面責

隋秘書監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債春定交



東漢吳祐為新蔡長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貲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

告糧定分

見義士

與分甘苦

晉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于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遊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于帝以至

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能保始終

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同門相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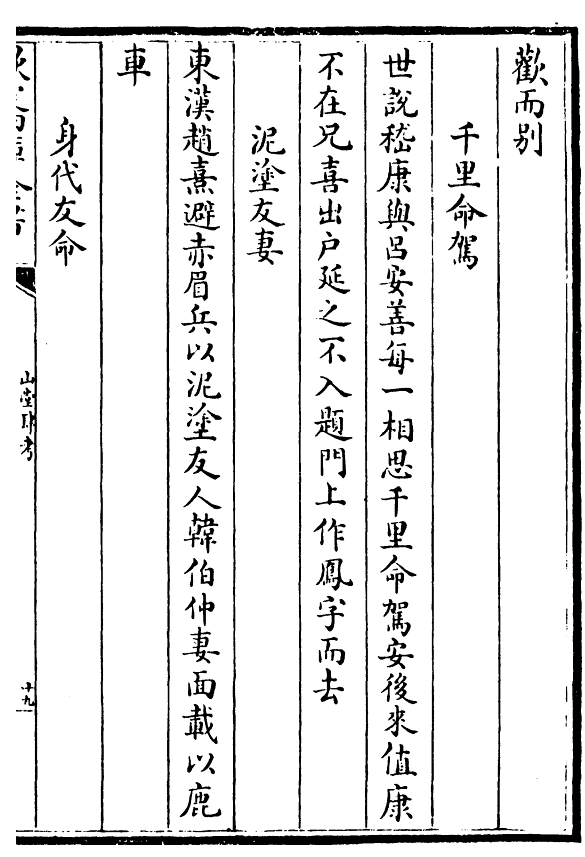
漢鄭崇弟立與傅善同門相友善又盧植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吳周瑜字公瑾與孫策同年相友善嘗因亂勸策徙家于舒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

異代相交

南史蕭允字叔佐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叙意辭理清要

千里結言

范式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元伯為友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為雞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



歡而別

千里命駕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兄喜出户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泥塗友妻

東漢趙熹避赤眉兵以泥塗友人韓伯仲妻面載以鹿車

身代友命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空汝何男子敢獨在此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乃旋軍

顧交王丹

漢侯霸字君房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嘗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求交胡質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屢聞得失

諸葛亮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按州平姓崔元直徐庶字幼宰董和字偉度胡濟字

不變死生

白居易傷友詩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善交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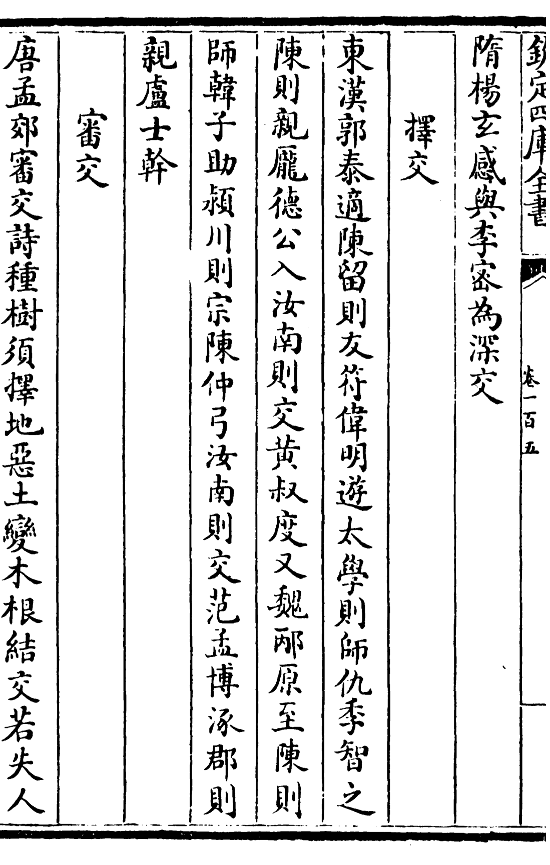
神交

袁宏山濤傳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與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一說契若金蘭

淡交

莊子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深交



隋楊玄感與李密為深交

擇交

東漢郭泰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則親龎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又魏郃原至陳則師韓子助頴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

審交

唐孟郊審交詩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

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奔走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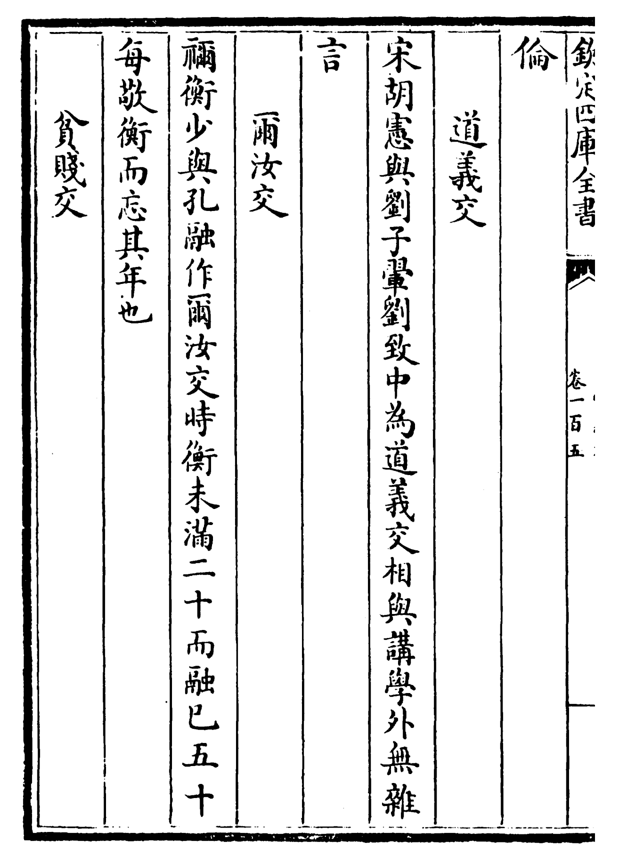
漢書何顒與陳蕃李膺袁紹結為奔走之交

雲霞交

南宋謝瞻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霞交

桑麻交

杜詩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謅謅桑麻交公侯為等



倫

道義交

宋胡憲與劉子翬劉致中為道義交相與講學外無雜言

爾汝交

禰衡少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每敬衡而忘其年也

貧賤交

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山水友

類說拾遺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楚客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風雲契

唐詩千里風雲契謂遊宦相遇也又江淹曰袁炳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折節不較

江表傳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折位傾交

韓愈著王仲舒碑仲舒字弘中少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欝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行輩願與交

引見妻子

雲仙散録杜甫每朋友至則引見妻子韋侍御退而使

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拜告祖考

宣武盛事唐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簡編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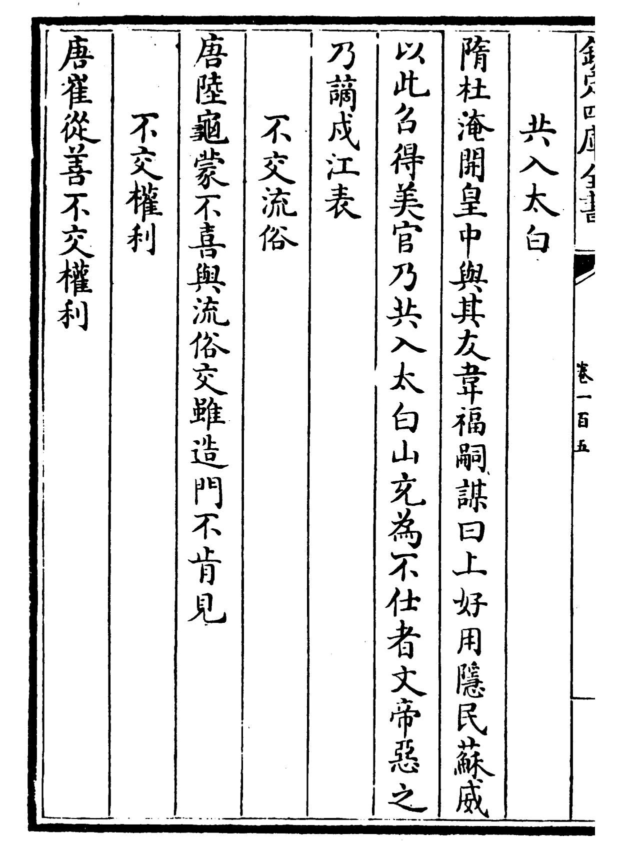
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共隱潯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潯陽後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詣

翟翟不與語



共入太白

隋杜淹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此名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充為不仕者文帝惡之乃謫戍江表

不交流俗

唐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不交權利

唐崔從善不交權利

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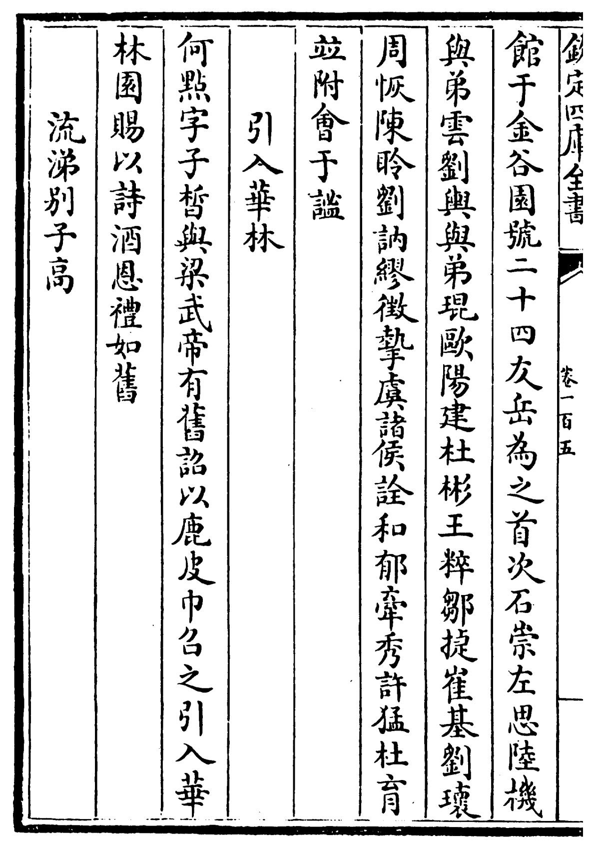
文選中道遇心期按心期謂心約之友也

冥契

劉義慶世說支道林自喪法虔之後精神阻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去後數年支遁遂殞没

延于金谷

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謐開延賓



館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爲之首次石崇左思陸機與弟雲劉輿與弟琨歐陽建杜彬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眕劉訥繆徵摯虞諸侯詮和郁牽秀許猛杜育竝附會于謐

引入華林

何點字子晳與梁武帝有舊詔以鹿皮巾召之引入華林園賜以詩酒恩禮如舊

流涕別子高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子高將還魯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揮手而已

握手託蔣湋

宋黄庭堅崇寧初謫宜州與零陵蔣湋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湋日陪屨杖次年庭堅卒還未行疾革湋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湋為棺斂具舟送還

諷友侍母

宋王稚川調官京師久留鼎州母老不歸侍黄山谷和韻諷之曰三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矣

讓友改官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竝薦之

更相寄詩

唐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

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
春愁醉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
梁州元至襃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
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
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更相為傳
宋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

二公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君實司馬光字景仁范鎮字

堅如膠漆

東漢雷義字仲公陳重字景公相友善義舉茂才讓于重刺史不許義佯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同為尚書郎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情如金石

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二三

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訪友循州

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傳其父中學舉進士谷素多力後棄其業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後存寶坐罪死谷逃避江淮間遇赦出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往循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裏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按循即

今惠州府歸善縣也

訪友臨川

元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為應奉翰林文學遷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為知已其在江浙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為問候不計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

為友求醫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倜儻有氣節少與申顏為友後顏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地卒葬之一日可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賢

為友作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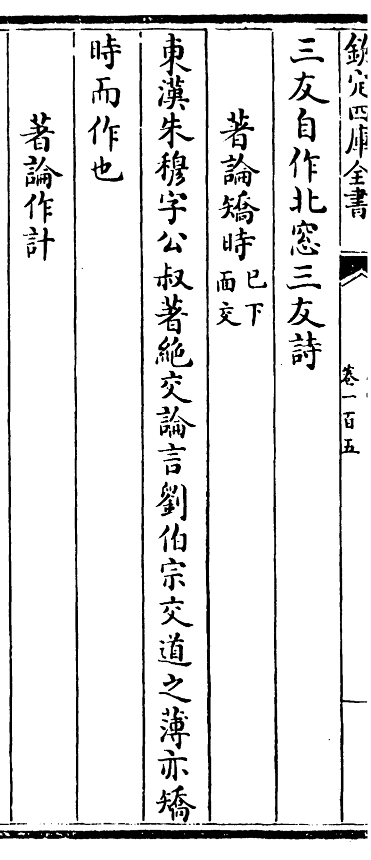
見主簿

八友

南齊竟陵王子良傾意賔客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

十友

唐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又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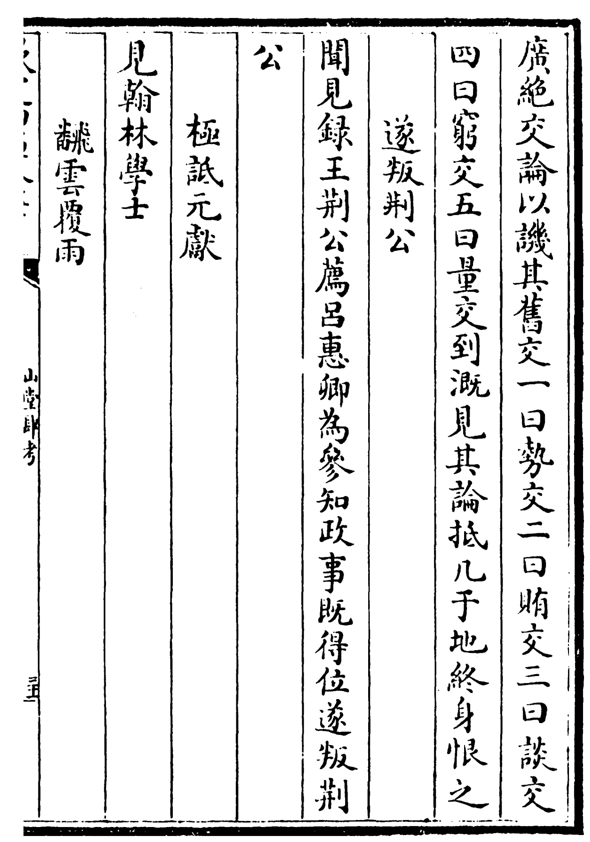
三友自作北窗三友詩

著論矯時（已下面交）

東漢朱穆字公叔著絶交論言劉伯宗交道之薄亦矯時而作也

著論作計

梁任昉字彦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客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着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著



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
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到溉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遂叛荆公

聞見録王荆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荆
公

極詆元獻

見翰林學士

飜雲覆雨

杜甫貧交行翻手作雲覆手作雨紛紛輕薄何足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落穽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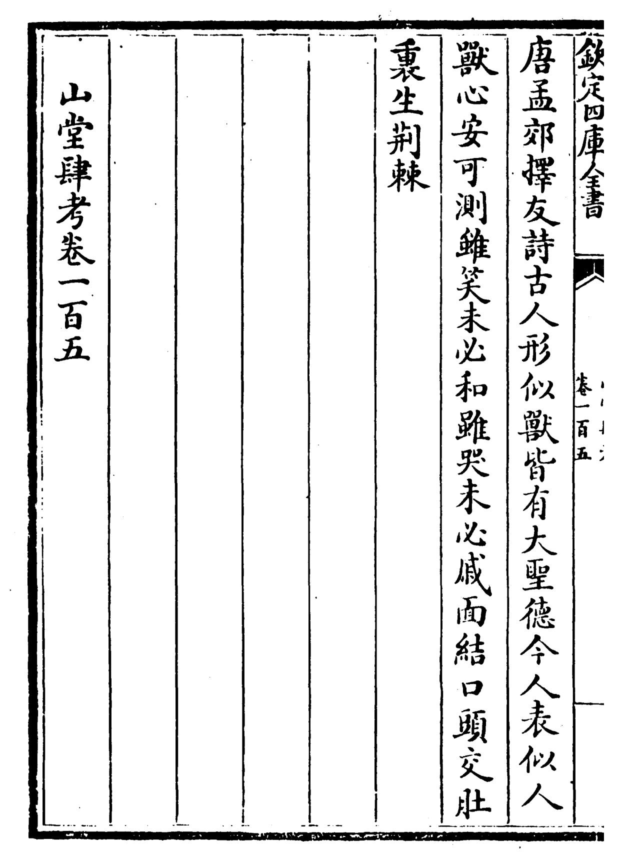
韓文公撰柳子厚墓誌今夫平居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毫髪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其人自視

以為得計閒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方寸山海

李白箜篌謠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閒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肚裏荆棘



唐孟郊擇友詩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慼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荊棘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